

游记二种

丁文江著 陈子善编订

辽宁教育出版社



游记二种

丁文江 著 陈子善 编订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记二种/丁文江著;陈子善编订.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88-2

I. 游… II. 丁… III. 游记-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972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马 芳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2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6 300 册

定价 8.30 元

本书说明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01年赴日留学，1904年赴英留学，先入剑桥大学，后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以地质学和动物学双科毕业。归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努力周报》。1923年发表《玄学与科学》系列文章，引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科学派”代表人物。1925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提出“大上海”计划。1928年重返北京领导地质调查所，主持中国西南地质的全面调查。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次年与胡适、傅斯年等合作创办《独立评论》。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1月5日在湘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因煤气中毒逝世。

虽然作为现代地质学之父，作为信奉科学主义的新文化开拓者，丁文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早已为世所公认；虽然从二十年代提倡“好政府”到三十年代主张“新式的独裁”，丁文江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也一直在中外学界有争议，但丁文江众多的著述至今尚未得到较有系统的整理和出版。丁文江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徐霞客年谱》、《扬子江下游之地质》(英文)等。1983年8月，他与赵丰田合编之《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问世。1993年2月，《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但后者只收入他在地质学研究上的代表著述，他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量论著仍暂付阙如，《漫游散记》和《苏俄

旅行记》即为其中之一。

1911年春，丁文江在结束留英生涯回国途中，经过越南进入云南昆明，游历考察了云南、贵州和湖南等地的地质、矿藏和民俗。1913年秋，丁文江到山西调查正太路沿线煤矿、铁矿。1914年春，丁文江又去云南个旧、东川等地考察锡矿、铜矿，并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了若干人类学的研究。《独立评论》创刊后，丁文江应胡适之请，根据这三次在国内游历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思，撰成《漫游散记》连载于1932年6月至1933年6月的《独立评论》第5号至第52、53号合刊（中有间断），惜未完。1933年6月，丁文江在赴美参加第16次国际地质学大会之后，经欧洲到苏联实地考察，游览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高加索等地，又据此撰成《苏俄旅行记》连载于1934年5月至1935年11月《独立评论》第101号至175号（中也有间断），也因丁文江赴湘南考察去世而未能终篇。

丁文江生前曾有出版《漫游散记》单行本的计划，胡适在1933年12月31日《独立评论》第83号的《编辑后记》中透露，丁文江“想在这几期中把《金沙江》、《东川铜矿》两题写完，并准备把已发表的《漫游散记》整理一遍，补作旅行地图，先印成一部单本。我们知道这个预告一定是《独立评论》的读者很欢迎的。”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丁文江的遗愿还未能实现。为此，现特从《独立评论》中辑出已刊之《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合成一册，并加校订，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供海内外对丁文江有兴趣的读者研读。

《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这两部别具一格的游记作品，被胡适誉为“都是《独立》里最有永久价值的文字”（见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188号“纪念丁文江先生”专辑《编辑后记》）。它们不仅记述谨严，文笔清通，可当作学者的学术随笔来读，而且前者提供了大量清末民初西南、西北各省矿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后者系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的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形形色色，堪与瞿秋白的《饿乡记程》、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名著相

对照，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陈子善

1998年5月28日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目录】

本书说明

漫游散记

我第一次的内地旅行 / 3

不吉利的澡盆 / 3

私带军械 / 4

板桥驿——壁上题诗与滇越铁路 / 6

“地无三里平”——雍正以前的地图——新旧驿道 / 8

人无三两银——贵州人吃盐的方法 / 12

贵州的土著民族 / 15

一千五百里的水路——从镇远到常德——沅水与沅江 / 17

常德到长沙的小火轮——买办打破头，我混着一顿饱饭 / 24

太行山里的旅行 / 29

太行山的东坡——所谓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 / 29

太行山以西——太原、平定、昔阳 / 34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治业的比较 / 40

云南个旧 / 46

个旧的地形与锡矿的分布 / 46
个旧的土法采矿治金业 / 50
个旧锡务公司 / 55
新旧矿治业的比较 / 59
云南的土著人种 / 66
蒙自个旧的土人 —— 依人、蠻夷、黑苗、獨鷗、濮彌、 土僚、猡倮 / 66
武定的土人 —— 麦岱、裸蕪、罗婺、苗 / 69
环州的罗婺 / 74
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 / 82
龙爪山的猡倮 / 82
苦竹的土司太太祿方氏 / 87
鲁南山 / 94
金沙江 / 101
江的南岸 —— 武定元谋 / 101
江的北岸 —— 会理 / 105
东川巧家(上) / 112
东川巧家(下) / 118
东川铜矿 / 124
历史 / 124

苏俄旅行记

楔子 / 135

太平洋道中 / 135

美国——从芝加哥到纽约 / 138

国际地质学会 / 144

从纽约到柏林 / 149

入苏俄国境的手续 / 156

新旧的首都——莫斯科与列宁格拉得 / 162

从柏林到莫斯科 / 162

地质探矿联合局 / 164

莫斯科半日的游览 / 168

列宁格拉得的科学机关 / 172

列宁格拉得的游览——《红罂粟花》的舞剧 / 178

再到莫斯科——“牛奶妇”的火车 / 181

图喇——莫斯科盆地 / 187

去莫斯科以前 / 187

从莫斯科到图喇 / 189

托尔斯托衣的家 /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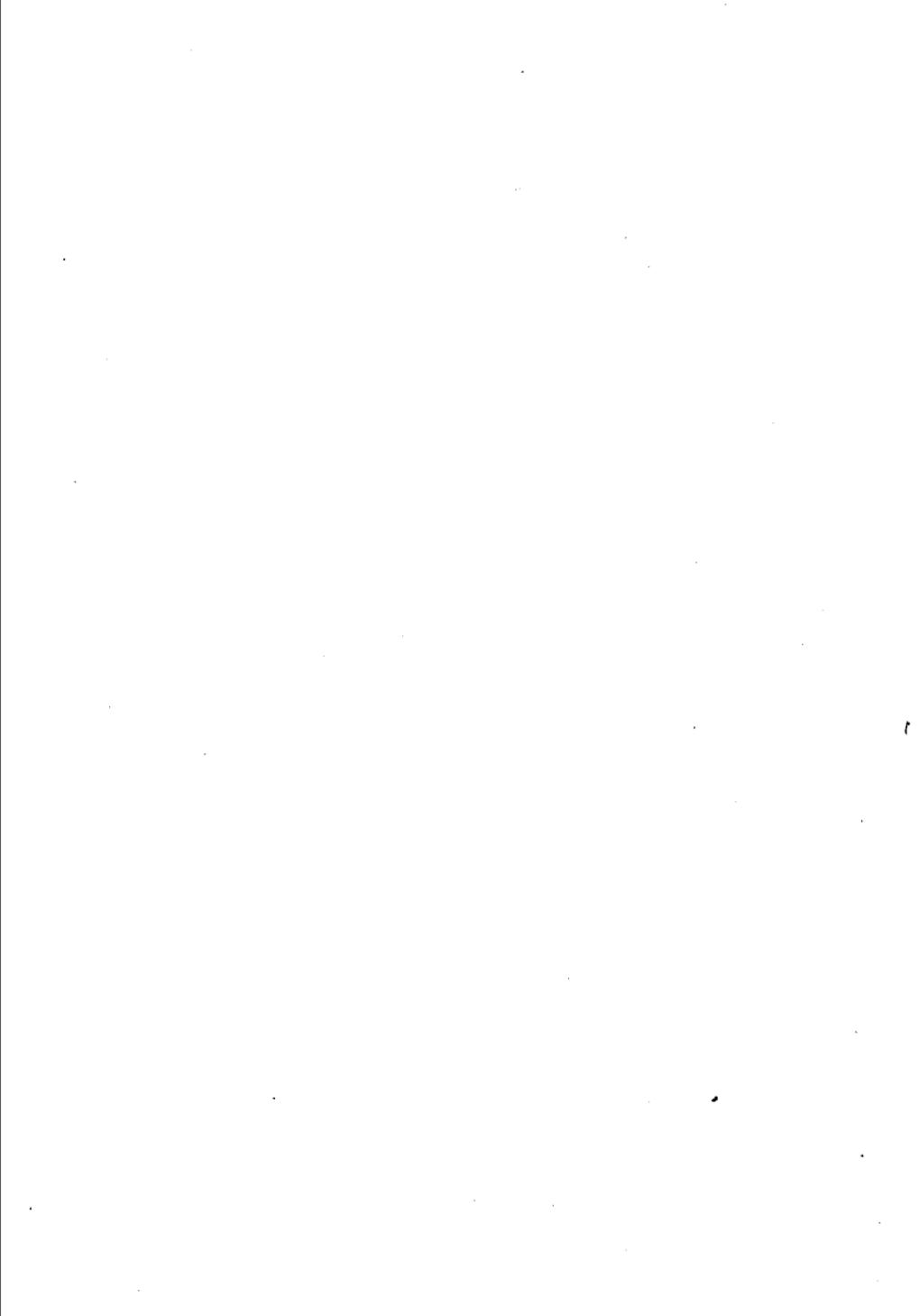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与铁厂 / 194

巴库 / 200

从莫斯科到巴库 / 200

油田的概略 / 205
油田的参观 / 209
地质研究所 / 215
巴库市 / 217
高加索斯 / 220
地夫利斯 / 220
乔治安军用公路 / 226

漫游散记



这二十年来因为职务的关系，常常在内地旅行，二十二省差不多都走遍了。旅行的途中，偶然也有日记。但是始终没有整理。现在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给适之补篇幅。因为次序没有一定，事实也不能联贯，所以叫做散记。

我第一次的内地旅行

不吉利的澡盆

我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从欧洲经过西贡海防，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那时候滇越铁路刚刚通车。从河内起，到昆明，要走三天，每天要下车住。劳开是第一天的宿站，在红河的右岸，对河的河口，就是云南地方。

我直接从欧洲回来，没有带铺盖，下了车要想找一个外国旅馆过夜。到了站口，遇见了一个华安栈的接客的，再三拉我到他那里住。我到客栈一看，是一个广东的酒楼；客房的布置，也与上海香港的广东酒楼一样，用半截木板隔开，一间一间的

连贯在一排。而且各房都没有窗子。阳历五月劳开的温度已经在华氏九十度左右，一进屋衣服立刻湿透。我要出去找外国旅馆。接客的人说，“先生不要忙，我带你看看我们顶好的房间。”

果然酒楼的后边，楼上有一间大房，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挂着白洋纱帐子，铺着一张席子，放着一个小磁枕头，比普通的客房好得多。我于是就勉强住下。汗出多了，要想洗澡：叫茶房拿一个盆来。他只是摇头说“盆不干净。”我说“不管他，拿来再说。”等了一会他拿了一个圆木桶来，虽然太小却是很新的，并没有什么不干净。他打了水来，就板起面孔对我说道，“先生，你不管盆干净不干净，一定要洗，洗出晦气来，不要怪我”。我再三细看，竟看不出不干净的所在。他也急了，才说道，“先生！你难道看不出这是女人用的盆！”我才知道，用女子用过的盆洗澡是不吉利的！

我洗了澡，四面细看，房里墙壁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只挂着一张琵琶。我恍然大悟，这是妓女接客的房间，所以有不吉利的澡盆。果然吃了晚饭，左右隔壁都弹唱起来。一直到早上四点，才渐渐没有声息。我通夜没有能睡，不但弹唱的闹得利害，而且不放帐子睡，蚊子太多，放了帐子，闷热得受不住，席子上又有汗臭味，枕头是又硬又方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刚刚有点睡着，茶房已经来开早饭了。

这是我回来第一次住中国客栈的经验！

私 带 军 械

五月十一日六点钟，我从劳开上车过红河桥，到了中国境内的河口。在劳开法国的税关已经把我行李草草的查验过一

次。到了河口，中国的海关又有人上车来查验。一个红头发的外国人同了两个中国助手，走上三等车，眼光就注视到我身上。

“你是中国人吗？怎么没有辫子？”，这位红头发的先生用纯粹的爱尔兰口音问我。

“我是刚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到云南来游历。”

“留学生！你带得有军火么？”

这一句话可把我呆住了。我有一个爱尔兰的同学，他到火车站送我的时候，拿了一杆英国陆军用的八寸长的手枪给我。他说，“听说你要到中国内地去旅行，不可不带军械。这是我常用的一件东西。送给你防身，而且做个纪念。可惜我没有子弹了。你到了伦敦，千万买几百粒带去”。我到伦敦，忙了上路，忘记去买子弹，只把一支空枪带走。不想一到本国，就因此发生了麻烦。

“我有一支手枪，是一个爱尔兰的同学送给我做纪念的。”我只好硬起头皮老实的告诉他，一面拿手枪出来给他。

“阿！我也是爱尔兰人。这是军械，不能私带的。你有护照么？”

“我有，我有！”我连忙把驻英公使发的一张护照给他看。他问他的中国助手，护照上写的什么。

“护照上说他是英国留学生，回国来游历的。并没有提起手枪”。

“没有提起手枪，有护照也不行的！你知道私带军火，在中国是有罪的吗？子弹呢？”

“我只有枪，没有子弹”。

他一面摇着头，一面把我的行李反复细查。

“你这个人太奇怪了，竟带了一支空枪”！

“我对你说过，是一个同学送给我做纪念的。”

他想了一想，对我说道，“手枪当然是要充公的。照例你私

带军械，我应该把你送中国官厅扣留审问。但是你没有带子弹，又有使馆的护照，我不难为你了。但是这几天接到命令，因为广东有留学生闹革命，对于留学生，特别的注意。我不能不报告蒙自海关道台。我下去就得打电报，看你的运气罢”！

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爱尔兰人把我的爱尔兰朋友送我的手枪拿着下车去了。火车到了蒙自，上来两个警察，对于我很注意。我把护照给他们看过，他们并没有提起手枪。大概红头发先生电报打晚了，或是竟没有打。我虽然犯了私带军械的罪，居然逃出了法网！

板桥驿

——壁上题诗与滇越铁路

我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当时叶浩吾先生做云南高等学堂的监督，极力的留我在云南教书。我因为离开中国已七年了，决意先由贵州湖南回家一次。叶先生帮我做衣服铺盖，雇夫子，介绍我见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先生，派了两名穿号挂子的徒手护兵送我到镇远。从昆明经贵阳到镇远旱路一千六百里，按站走要走二十八天。我带得有许多仪器书籍，本来想雇牲口。以后一打听，马行里的规矩，雇牲口至少十二四才肯单走，不然要给人结伴，极不方便。只好做三个竹架子，雇夫子抬行李。我自己坐一乘“滑杠”。这是一种极简单的竹轿。用两根长竹子做杠，前后捆两根横竹板。中间挂一块木板做座位，把铺盖打开，铺在上边。前面再挂一根小竹子做踏脚，只有两个人就可以走长路，比四个人的轿子省便的多。一共八个夫子，一个空身的夫头。都是从麻乡约行里雇来的，麻乡约是西南最

有名的夫行，专做运输的买卖，据说创办的麻乡约是四川人，跟杨玉科平云南回乱有功。他不愿意做官，就组织了一个夫行。凡去四川、云南、贵州旅行的人，都得请教他。半路上夫子偷东西或是逃走，都由他行里负责。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我到四川贵州的时候，重庆贵阳都还有他的分行存在。

五月二十九日我装了假辫子，留了胡子，穿上马褂袍子，带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两名护勇，九点钟从昆明出发，下午一点半到板桥驿，夫子就不肯走，说前面没有宿处了。住的客栈，很像北方的“四合厢”的房子。前边三间是柜房厨房，朝南的是三间上房：东西各有三间厢房。我住的上房：地是土铺的，桌子也放不平。屋上瓦极薄，透光的不止一处。那一日下小雨，房子里面已经漏湿了好几处，房后面有窗，开了一看，正对着马槽猪圈，立刻飞进来无数的苍蝇。房子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板凳，都堆满了灰。桌子上有半分厚的黑油灰，擦不掉，抹不去。最不得了是我八点钟吃的早饭，一点半到店，三点半才有饭吃。因为客栈的规矩，只供给白饭，菜由客人自备。客人一到，先要买菜，然后挨着次序做菜。后到的客人。要等先到的吃过了，锅子方始有空。我没有带厨子。幸亏带的两个护勇，有一个姓陈的跟赵尔丰当过哨官，到过西藏，是老子出门的。他虽不是厨子，在军营里住久了，会得炒青菜，鸡子，不然沿路上只好吃白饭了。我才晓得劳开的华安栈，已经是百二十分近代化的了。

外面下雨，不能出门，坐在房里饿着肚子等饭吃，异常的烦闷，忽然看见墙上题满的诗，仔细一看，都不很通，唯有一首引起我的注意：

“万里作工还被虐，乡山回首欲归难。十人同路余三个，五日奔波始一餐。乞食几家饭韩信，千人有客愧袁安。寄言来往衣冠者，末路应怜范叔寒。丙午春偕同辈作工于滇省，不堪法人之虐待，相率辞归。既出省